

皇

清

經

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七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汪奇著

莊公

三年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作郎

左傳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鄭伯謂厲

公非謂鄭子也桓十三年公會紀鄭而敗齊宋衛燕之師於紀厲公之力居多故莊公次于滑而欲會厲公將謀救紀時突在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桓十五年厲公入櫟

公會宋衛陳于袤將納厲公而不克十六年復代鄭仍欲納之十七年昭公弑十八年鄭子立

公羊傳其言次於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於

齊師似與次郎爲一事
而左氏無傳志以存疑

公羊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

本欲圍成
托俟陳蔡

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左傳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宋師不整公子偃自雩門
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
還

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
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

三十年夏師次于成

左傳作
次于成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也

秋七月齊
人降鄆

不言

公恥不能救鄆也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穀梁傳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

齊侯歟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

也左傳亦稱諸侯杜預以爲大夫妄甚矣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

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十有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

丘遂次於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三月盟於牡丘
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
侯次于匡以待之

文公

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
伐宋宋華御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

襄公

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

次于鄆

鄆公羊
作合

左傳元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二十有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左傳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自衛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鄆邵封少水乃還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公羊傳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定公

昭公二十有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二十有八年二十有九年公兩如晉次于乾侯皆非用師也故不

列於
例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此哀十五年傳與此合然冠氏未詳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葭公羊作瑕

左傳十三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邠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邠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

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祁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
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
之駕也寡人請櫛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

止傳言齊侯畏晉曲盡形容故穀梁曰次止也
有畏也杜預乃云齊侯輕故不成功陋甚矣

十有五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公羊作
遽蔭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遽挈謀救宋
也

易師之六四曰師左次无咎行師之法欲左背高故城濮之戰
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背鄴者右背山陵而師在其左故曰
左次次猶舍也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雖非行師亦然
昭公次于陽州次于乾侯是也一宿再宿不書過信乃書穀梁

曰次止也宿非止而何趙匡謂春秋書次皆舉興師訓次爲興
失之矣一宿再宿不書者師無不宿之理故不書易曰左次无
咎未失常也常不書失常則書趙匡謂經無信舍之文是不識
春秋之義者也信舍乃行師之常又安得書於策哉穀梁曰次
有畏也此以情言非以爲例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將
伐晉也其畏晉也實甚矣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將伐宋
也何畏之有故曰春秋無達例僖元年三國救邢之師皆諸侯
也左傳有明文矣春秋之例君將不稱帥師未聞君在不稱師
且三傳皆言諸侯在焉杜預泥於將卑師衆稱師之說而救邢
之師又曰諸侯無所適從遂創爲異說乃云實大夫而曰諸侯
總衆國之辭以大夫而總衆國可也遂以大夫爲諸侯可乎趙

匡信杜預而駁公羊曰按齊宋曹三國君實不在但使師救爾
我不知所案者案何書而知三國君實不在哉又不知所云以
師救者何人而名氏無聞也貶之歟抑卑之歟救邢義師也諸
侯不往而顧使卑者往是時桓德未衰曷爲宴安若此且城邢
與救邢皆師也傳皆曰諸侯諸侯皆使卑者惡在其能分災救
患乎易曰師貞丈人吉丈人尊嚴之稱而以卑者當之其不然
也必矣且次于匡經序諸侯次于聶北傳亦稱諸侯同一桓師
前後不應頓異我是以知三國之師皆君也趙匡全無根據九
攻三傳以伸其異說不亦妄乎莊三年公次於滑將會鄭伯謀
紀故也先是桓十一年宋以賂而立鄭厲公因是多責賂于鄭
而鄭不堪命遂與魯合故十二年魯桓再會宋公以平宋鄭而

宋卒辭平魯鄭遂戰于宋十三年齊與宋衛燕襲紀欲滅之魯

鄭遂救紀而敗齊宋衛燕之師於紀紀之所以苟延數年而不

滅者魯鄭之力也魯初與鄭盟于武父十二年又會于曹以修前

好鄭伯又使弟語來盟皆在十四年則魯鄭之邦交可謂密矣十五

年夏鄭厲公以雍糾之難出奔蔡昭公復歸于鄭是年秋厲公

因櫟人殺檀伯而八居于櫟故魯桓於是年冬明年春夏三會

諸侯而再伐鄭欲納厲公而弗克則魯之惓惓於厲公者不可

謂不至也及十八年昭公弑鄭子立而春秋不書則魯之厚於

厲公薄於昭公并無恩於鄭子可知矣及莊元年齊師遷紀三

年紀季以鄫入于齊莊公次于鄭之滑將會鄭厲公而謀救紀

蓋以桓十三年紀之戰公後其期故經不書戰地而卒敗齊宋

衛燕之師者厲公之力居多故莊公次于滑欲與之謀救紀時厲公在櫟而辭以難言已方在難何暇救人則傳所稱鄭伯者乃厲公必非鄭子也鄭子不見於經惟莊四年一書齊侯陳侯

鄭伯遇于垂所謂鄭伯者指厲公亦非鄭子何以知之子儀之

守鄭僑夷叔之守衛故經傳皆稱子而不稱侯伯桓十八年莊十四年傳稱

鄭子儀二十八至莊十四年傳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春秋亦

不書者子儀十四年在位而立於祭仲殺於傳瑕雖十四年攝

行政事而未嘗一日爲君故不稱君而死無諡且其立及其死

也不告於王故不書其所以不告於王者昭公以嫡立厲公雖

以篡立而數與諸侯會盟征伐則知其立也必告於王及同盟

之國而得列於諸侯故雖失國而經書鄭伯且不惟一書而已

出奔書入於櫟書遇於垂書子儀之立鄭無君攝也又不與於會盟征伐諸侯亦莫以爲君以此知其立也不告於王及同盟之國則莊四年經書鄭伯必非鄭子益明矣後世讀春秋者亦知之而不能明言其始終本末及其所以然故學者疑而未定愚特詳錄之以待後之學者考而正焉

桓公

十有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

左傳十一年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是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

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羊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春秋合伯子男爲一

皆從子諸侯在喪公侯降稱子則伯子男降稱名非貶也

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十有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

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

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

穀梁亦云譏奪正也

十有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

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宜姜與

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

京相璠曰今平陽縣

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縣東有二子廟謂之孝祠

壽子告之使行不

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辜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臯于天子也其得

臯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

齊屬負茲舍不卽臯爾

越走也屬託也天子有疾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

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莊公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十有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

二十有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